

【端午节专送】

## 母亲的端午

□李俊蝶

母亲的端午，自出嫁后，每年都是从清晨的菜市开始的。

挑一扎新鲜的艾叶、菖蒲。叶尖偏圆形的是陈艾，尖长些的是鸡脚艾，陈艾香气比鸡脚艾浓郁，用作洗澡祛除寒湿的药力更好；选菖蒲，往小的挑，尺多高的，叶子比韭菜叶宽一些。

这理头的缘由是从哪里听来的，母亲也记不得了。从旁人口中东拼西凑的经验组合成她生活的诀窍，磕磕绊绊几十年也成了养育女儿的独家配方。

用红线缠绕几圈，把艾叶、菖蒲系挂在门把手上，辟邪祈福。好像每当这时，母亲都会念叨起她小时候，于是，时光回到了过去：端午这天，“百草都是药”，早晨起床不睡觉，去草丛里逛一圈，沾沾百草的露水身上就不会长疹子了。

不止艾叶、菖蒲，遇着蛇倒退、八角枫、紫苏、排风藤统统采回家，小部分扎起来插在门上，其余的放到傍晚煮成黑黄的草药水，一大家子人就排着队洗澡。

午饭时，她和哥哥姐姐们依次抿一口雄黄酒，外祖父则拿着雄黄酒沿着房屋泼洒，驱赶蛇虫。

端午这天，风里飘浮的草香气会沾染在新衣的袖口，新衣并不是为了过节专程去买的，只是衣柜里总有那么一套十分爱惜平日舍不得穿的，还储藏着完整的光鲜亮丽。

和小姐妹相约午后的巷口，她们围坐在房檐的阴影里做香包，讨论起时兴的绣样、布的花色，说笑累了便靠着墙闭眼回想，去年日光下的药草晾晒了多久才被塞入包裹。

粽子须在端午头一日备好，煮熟留用。把提前泡发的糯米，用勺子舀进卷成喇叭状的箬叶竹筒，往里随喜好添入甜枣豆沙，腊肉咸蛋黄，或者粗粮水果类，单纯的水粽更能闻到竹本的幽香。装得九分满时，拿根筷子插几下，

快速用手抹平表面，让头部的箬叶盖下来，随后用粽条捆出棱角。

恍若眨眼，给外祖母打了十余年下手的母亲成了一家之主，互不相干的材料经她的手转动立马就如翻飞的绿蝴蝶灵动乖巧。每到这日，母亲都会打包一份赶着给年迈的外祖母送去，直到他们相继离世。

我曾问过母亲，为何不在端午当日再煮粽子？母亲答道，水没过粽子一寸高，要将近两个时辰左右才能出锅，这样她心急的哥哥们会吃不上。

看龙舟的人逐渐密集，来往于合川东渡老街，穿过城门洞到达水码头，哥哥们抓上粽子就跑入人流中，昨日几经抉择的绝佳观赏位置可能落空。

母亲打小就不爱去凑热闹，一是爱赖床，起晚了挤不进人流；二是三个哥哥自会回来和她分享，每个人的叙述都有不一样的地方，来回争论间更多了些逗趣。

船头坐一人敲鼓，船尾站一人掌舵，俗称“拖艄”。如是黄龙，划手一律穿戴黄短衣、黄头巾、黄短裤。发令枪响，龙舟就如离弦的箭，鼓不停，桨不松，铆足了力去赶超。

母亲最期待的还是听哥哥们眉飞色舞地描述夺标结束后的抢鸭子，几十只鸭子扔进水里嘎嘎乱叫，所有船上的人都会跳下去徒手争抢，最后，逮到鸭子回家的同乡经过整条街，都有一种明晃晃的炫耀。

有时，母亲也会惋惜，如今鲜少听见龙舟号子，那时住处紧邻着江边，比

赛激烈时听着飘过来的几句，很有意思。哥哥们对此倒是一致，从来没有回来哼唱过号子，可能太难学得像了。

如今，端午，成了现代忙碌生活中短暂的喘息日，成了在纪录片里寻找的前世今生。怎么能不怀念过去呢？因为那一天能收到一角钱的红包，大哥提上红鸡蛋提前两天将快过门的嫂嫂接来过节，还会有丰盛的菜肴与庄重的祭祖。

老一辈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安稳生活，所以认真对待和参与每一个传统节日，传承爱护蕴含其中的民俗和深刻意义。而现在，多少人只是流于表面地去度过一个拥有特殊名字的日子。

如果我的孩子问及“端午是什么”，我是否能熟练地包一只粽子？还是，只会空泛地讲述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背后的历史。

或许，我可以先复刻母亲的端午，就从清晨的菜市开始，跟随母亲去挑一扎新鲜的艾叶、菖蒲。

此刻，遥远而激越的龙舟号子又在耳畔响起……

到他所在的城市工作。他们结婚时，爱的热潮还没有退去。婚后，日日相处，三餐四季，柴米油盐，虚幻的光晕完全散去，感情谈不上浓烈，也谈不上多疏离，就是普通夫妇过日子的那种。

刚结婚那几年，住在老家的父母还不算老，每个传统节日，母亲都会提前给他准备好和节日相对应的美食，比如元宵的汤圆、端午的粽子、中秋的月饼……让成家立业的他继续品尝到“妈妈的味道”。这些年母亲迅速衰老，无情的岁月夺去了母亲的生活自理能力。他俩都不太擅长做家务，更不用说亲自入厨，烹调出喜欢的美食。每到节日，在超市象征性地买一点现成食品，就算过节了。

快到端午节了。同事间的问候语变成“买糯米了吗？”“你家做红枣、豆沙味的，还是肉粽？”以前他会得意地宣告：“我母亲会在粽子中加入红枣花生芝麻，那叫一个香甜！”自从母亲无力做粽子后，他有点害怕同事聊粽子相关的话题，总是想办法避开。

记得上上年前端午，她买回一斤咸肉粽。北方人，喜欢咸的，他可以理解，但不能完全不顾及他的口味吧？性格内敛的他不好意思去买自己喜欢的口味，只在心里叹了一口气：将就吧。

前年端午，他正准备对她说：“我下班顺道去买粽子，你就不用买了。”谁知她还是比他快了

站满了人。

不过，河岸绵长宽阔，高低错落，哪里都是有利位置。河岸和河中滩盘之间平阔的水域，整齐停放了六艘龙舟。船上早坐好服装整齐齐的选手，此时安静的河面仿佛蕴藏着一场惊天动地的战斗，酣畅淋漓释放生活中所有压抑的期待，把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

我预想着船上激流鼓声和整齐号子声，激流撞击荡漾，观众撕裂一般地呐喊，两岸青山急剧后退的情形。

这时，我们偶遇了临近码头安家的大嬢和从白沙场赶过来的小嬢。大嬢问我，怎么你父亲没来看划龙舟。我说他醉酒了。大嬢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说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。从大嬢的叙述里，我才明白从不喝酒的父亲醉酒的根本原因：生病的二哥遭遇恶邻欺负，即将退休的他也受到一些不公正待遇……远在异地的三个儿子却对这一切一无所知。

在此之前的几年里，母亲、二哥生病，我和四弟读高初中，家庭陡然陷入困顿。父亲一人支撑起大家庭，艰难可想而知。脾气暴躁一些理所当然，50岁的父亲第一次朝我和四弟举起竹

一步，说已经买好了，放在冰箱里的，要吃的时候就拿出来煮。当然，仍然没有他喜欢的红枣花生芝麻粽，全部都是她喜欢的咸粽。他再次在心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不无怨尤地暗想，是自私还是性格上天生的粗线条？真是一点也不顾及我的感受。

但他仍是什么也没有说，只觉得办公室的女同事都比她体贴、善解人意。同桌吃饭，上了不同口味的粽子，女同事必定将甜味的先送到他手中，声称怕长胖，甜粽非他莫属。

去年端午，他有一丝心灰意冷。也懒得要小心机主动提出去买粽子了。他们像结婚几十年的老夫老妻一样，双方沟通的话语不知什么时候演变成了“电报体”——“上班不？”“吃饭了。”“睡觉。”如白开水一般的话语好像不是和活生生的人交流，而是自言自语，或是对着空气说话。

过节这天，按照惯例，餐桌上摆了一大盘粽子。他可有可无地拿起一个。解开时，他惊讶地发现，捆粽的细绳不像往年超市所买的粽子那样用麻线缠几圈，打上一个结，而是和母亲包的粽子一样，将粽叶子撕成丝状，绕过几个角捆绑。粽叶退去，露出珍珠一样光洁的糯米，红枣如玛瑙般镶嵌其中，芝麻花生粒零星散落，像明亮的小星星，咬了一口，是“妈妈的味道”。

他眼睛里潮潮的，目光形成一个问号，又惊喜地看着她。她说，我知道你喜欢吃甜粽，但我不会包，你有糖尿病家族史，虽然这些年体检你的血糖值基本正常，但超市里的甜粽我还是不敢买，怕过甜的口味吃多了造成你血糖飙升。这不，今年我终于学会了包粽子，你可以放心吃了。

他喉咙有点哽咽，什么也说不出来，又怕噙着的泪珠滑下眼眶，偷偷仰了一下头，便专注地吃起粽子来。

棍，遭遇了我的叛逆期。我们哪里知道父亲的处境，只觉得青春有一场必须打赢的战争，我的前途命运岂能由父辈掌控。我夺过竹棍扔在地上，转身逃离。后来父亲悄然示弱和后退，我觉得自己在不断进步和强大，对父亲，竟然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。

青春时期的我竟如此残忍！我的父亲母亲，那些年多么需要宣泄啊！但，多年来他们一直善于掩饰，总把苦难的汁液咽下去，用他们的善良和隐忍护卫自己并不强大的内心。得感谢那一年的端午，一向沉默的父亲终于让自己醉了一场。

那次龙舟大赛结果如何，我没有心思去关心了。我知道，所有的喧闹都会归于沉寂，重重叠叠的脚印将淹没于不久的夏汛。我带着妻女赶紧回家，去到醉酒的父亲身边。

##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外婆桥

□兰世秋

我到达大井村的时候，天空刚被一场大雨洗过。

空气里满是泥土、植物和大气在雨水滋润下散发出的独特香气，让人情不自禁深吸几口。

雨后的太阳将整个村庄照得闪闪发光。草木葳蕤，花香氤氲，虫鸟鸣声如琴。月初桥，就在这个时候撞进了我的视野。

大井村位于垫江县高峰镇美丽的龙溪河畔。

在早期的巴国版图上，重庆至巫山沿江地区一路崇山峻岭，以垫江为中心的龙溪河流域却是一片浅丘平原，因而这里成了重要的“巴国粮仓”，荔枝古道也曾在此设有驿站。而蜿蜒的龙溪河，一路奔涌向前，在长寿城区下游3公里处注入长江。

有河的地方就有桥。相对于“月初桥”这个意象优美的名字，当地人更喜欢叫它“弯弯桥”。

一块块青石板、一个个敦实的桥墩连起这座100多米长的石桥，桥至中后段，突然出现一处120°左右的“弯弯儿”，像一把拉开的弓，又似一弯明月，横卧在奔流不息的龙溪河上。

重庆是著名的桥都，有种重庆人的骄傲，是“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多”。2万多座各种组合型桥梁遍布重庆综合交通路网。可如此弯折的桥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

路边的一位老伯说，关于弯弯桥，有一个传说：古时这里居住着何家和沈家两个家族，何家在朝为官，沈家心生嫉妒，于是暗暗布下风水局，将此桥修成弯弓形状，以桥为弓，以河为箭，意为“桥是弯弓河是箭，射死对面翰林院”。

何家和沈家之后的命运如何，不得而知。但我更愿意相信另一种说法——垫江地形独特，河谷遍布，弯弯桥建造之初，便跟着河底的石脊走向，随弯就弯，顺势而为。

这种说法在我后来经多方查找寻到的史料中得到了印证，弯弯桥大致修建于明清时期，因此地原名木头滩，故最早名为木头滩桥。

清同治元年，木头滩桥被毁，同治十二年，当地人集资重修。

在清代垫江县人沈槐芳作的《重修木头滩桥序》中，称此桥弯折“作谦让之势，以临流不受惊浪之冲击”，桥修建好之后“名为之曰月初，志其形也”。



垫江月初桥 袁野/摄

□赵瑜

上世纪60年代中期，成都东郊有一座风景秀丽的山叫狮子山，山上有一所知名的大学叫四川师范大学，大学道路两旁种满油绿色的梧桐，碧叶青干，桐荫婆娑，树下站着一个个英俊的青年，牵着一位美丽的姑娘，浅笑低笑，唧唧我我……

“对不对，哪里有你想象的这样开放！”

妈妈打断了我对她和爸爸恋爱场景的臆想。70多岁的人竟然有些脸红。“我们不过是偶尔在一起谈人生谈理想罢了，有书为证！”

那封压在箱底的已经泛黄的情书中的确看不出什么浓情蜜意，反而有点像优生写给差生的帮助信：“某某同志：在近几次的劳动和学习中，我发现你有一个缺点：太娇气，吃不得苦，吃洋葱还要吐皮……所以你随时要认识到这个缺点，如果掉以轻心，不加改正，那是很危险的……当然，我乐意帮助你……”

爸爸的字非常潇洒，被我一眼认出：“这算情书？如果谁说我有缺点，早一脚把他踢飞，还想追我？”妈妈眼神有点慌乱，但仍掩不住得意和怀想：“踢了？就没了你。那阵子都这样写，谁用那些情啊爱的字眼，浅薄！”

爸妈是四川师大数学系65级同班同学，一个是达县山区“凤凰男”，一个是重庆城里妹子。妈妈说：你爸穿着草鞋来上大学，喜欢拉二胡。爸爸说：你妈有一双大眼睛，喜欢戴朵栀子花在辫子上。我猜想：爱情就这样悄悄发生了，在那个激情燃烧、红亮亮的1960年代。

## 父母爱情

“不是一见钟情。”妈妈又否认了“读完大学我们都不愿留校，一起去了高原上的壤塘县工作。你爸很节约，会做思想工作，或许因为知根知底，慢慢就好了。”

后来的故事是我经历过的：爸爸是县委的宣传干部，妈妈是县中学的数学老师。海拔3000多米的藏区小县城，重庆到那儿的距离由一晚火车和三天汽车来计算。其中不包括时时因气候恶劣、季节变化引起的封山和阻车。

我童年时去过那里。记忆中县城几乎不出蔬菜，成都运过去的西红柿常常一抢而空，要凭关系才买得到；一条珍贵的冷水鱼，妈妈舍不得吃只让我动筷子；冬天走在街上雪没到膝盖，小孩们提小火炉去上学，我的小火炉火太旺，把棉裤烧了个洞，我吓得哇哇大哭……

而父母在那里一工作就是近20年，1987年才回渝。爸爸因为常常去乡里搞宣传，睡碉楼，得了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，前几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妈妈因贫血，常常头晕失眠，至今如此。

他们没有完整说过他们的爱情故事。作为大女儿的我，只能从他们一些不经意的描述中捕捉他们的青春片段，掀起一捧捧他们曾有过的激情泛起的浪花。

爱情对于他们，也许就如他们那封情书一样平淡、公式化。少有花前月下，少有山海誓。但是，夫妻俩抛弃了安逸的城市生活，在藏区奉献了美好的青春，对国家、对家庭忠贞不二。虽然现已黑发染霜，天人永隔，但是他们没有后悔过。有谁能说，这不是最浪漫的爱情！

投稿邮箱：kjwtxx@163.com

## 那年端午

□大雷

父母离开我们的时间越来越久，怀念却并没有稍减，内心的钝痛偶尔还会猛烈一些，变为尖利的刺痛，尤其是到了传统佳节日。

我少年即到外地读书，大学毕业后自作主张要求分配到远方，后来觉察自己的草率，但父亲却说：“男儿汉就要志在四方。”

那年，我和妻从璧山带小女儿回老家过端午。老家的端午也没什么特殊习俗，子女回家探望老人，或亲戚间往来，大多提一两斤白糖或水糖，那些糖经常原封不动地出现在每家每户的茶几饭桌上，包封都破旧了，也舍不得吃。

午饭开始前，父亲调好雄黄酒，雄黄是母亲从么爸那里买来的，碾碎成粉末倒进预备好的粮食酒里。父亲口中念念有词，把酒洒在前后门口。然后就正式开始吃饭了，父亲端坐在上席，母亲和大姐把剥好的粽子放在桌子中央的大碗里，调好的水糖和白糖摆放在旁边。

各种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粽子冒着热气，这极具温馨气息的仪式感，渲染着节日氛围的美好。记忆